

我的学生逢先生

韩石山

此文题目,就是一个悖反,既是学生,就不必称先生,称了先生,必不是学生。

说得对,你看下去就是了。

我是真正当过老师的,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县里,十二年间教过四所中学。这四个学校,恰好分布在一条季节河的两岸,曾自豪地宣称,我的学生一条河。在这个县上,谁叫我老师,是真的还是应付,一看就清楚。出了山,谁叫我老师,都当作应付,但绝不会当面否认。同样是叫老师,有的叫着叫着,还真有几分师生之谊;有的叫着叫着,就成了路人;有的叫着叫着,就成了哥们,再叫老师,就得防备是不是藏着“祸心”。只有一个人叫我老师,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是真的还是假的,此人便是这个逢先生,大名春阶者是也。

逢先生很早就《大众日报》的编辑,曾编过我的文章。后来成了部主任,再后来成了什么中心的主任,似乎比部主任还要高半格。多年前,他们在他们报上,写一个“小逢戏星”的专栏。此专栏开张不久,我去济南参加一个文学笔会。他的专栏写到第六篇还是第七篇,像是卡了壳,先前写的那几个,多是文体界的名人,且以女性为多。要不要写这个韩某人呢,该是费了一番脑筋的。

名家新作

不写吧,还有点小名气,写吧,名气似乎还没有到“可观”的份儿上。有一个亮点,助了他的神思。那些年,我因为批评了几个也还有名气的人物,正受到众多人士的丑诋,就写这个吧。他的专栏“小逢戏星”,写的对象必须先封一个星号,前面的几个都是借用了那种金灿灿的星的名字,对我自然是用不上,就用了个“臭豆腐星”。意思是好的,不外是告诉世人,此人虽则臭,但是像臭豆腐一样,吃起来还是有一缕香味的。这样的戏谑,我早就见怪不怪了,一概视之为,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廉价赠与。别说叫“臭豆腐星”,就是叫“茅坑星”,也不当回事。称之为“臭豆腐”居然不恼,这让逢先生甚是惊喜,过后让我为他的一本书写篇评论,也照办了。一来二去,就成了哥们,但仍叫老师。

记者的职业,是写高大上文章的,尤其是还有个官帽,更是要高大上。逢先生是学中文的,有文学情怀,总想写点什么。相处久了,发现他这个人,在写文章上也还有两把刷子。写高大上的文章,另有师傅;写小说,另有高人可求教;写幽默小品,不妨借鉴一下。从此之后,不叫老师了,改称师傅,显得格外亲切。某年去了济南,特意安排吃了一顿大锅海鲜。写下好文章,时不时地会发给我看看,若夸上一句好,必回说,跟上

师傅学下的。

别说,此公还真有点灵气。近日发来一篇《钢笔之训》。是这么写的:先说这些年用电脑,基本上不用笔了,他的“95后”学生,被称为娜姐的小徐,送他一支钢笔。带回家给夫人看,夫人一看就笑了,说你的学生很有创意,照着你的体型挑的,矮胖墩,大鼻小嘴。先前光顾高兴,没细想,夫人一说,再看此笔,其体型还真有点像自己。给小徐发微信说了,小徐说,师母真这样说的?哈哈。接下来,写有了这个钢笔,用起来的诸多尴尬。比如记笔记时,用钢笔歪歪扭扭划几下,很明显是应付。一天不用,笔就捣蛋,需要不停地甩,甩了再甩,然后使劲地划,才会出水。

还有一个毛病,就是用得多了,需要打墨水,有时一天就要打。一打墨水,手指头会染黑,得擦上肥皂,洗几次才洗得掉。太讨厌、太烦人,于是改用圆珠笔。可圆珠笔写出来的字,总觉得轻飘飘肤浅,没有质感。烦躁过后,看着笔筒里的笔,觉得像是在训他:要耐烦,要耐烦,一不耐烦就完蛋。末后发了个感慨:原来这支笔,是在磨他的性子啊。

发来是让我看的,看了是让我赞的。确实好,就赞了,说好文章,一有自我调侃,自黑,幽默,必是好文章。青,已胜于蓝矣。春阶回复说,师傅

引路,自嘲,自黑。

隔了一天,又发来一篇叫《耐烦庐记》。说他这个人,性子急,脾气暴,爱上火,貌似霸道;顺了心,开口笑,来了烦,辗转懊恼。这德行,毛病在浮躁。说了一通不耐烦的坏处之后,引用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,说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:“耐烦”。称赞他人,也常说“要算耐烦”。沈先生一生的成功,全在“耐烦”二字上。随后说,天才人物,尚且以耐烦为要,愚钝如我辈者,怎敢懈怠。真该时时记着,以烦作砥砺之石,磨磨自己的性子。于是将书房命名为“耐烦庐”。某年春天,赴西安拜访贾平凹先生,请其书“耐烦留心”四字,裱装之后,悬之于壁。每日见字如晤,是在提醒自己,要耐烦再耐烦。文章中还附了贾作家这四个字的墨迹。

春阶以为我定然还会夸赞一番。我也确实想过夸上两句。又想,既然说我的学生,就是假装,我也假装一回老师。于是回复说:这不是我的文风。这叫变相的自夸,还要拉上两个名人垫高自己。俗了,俗不可耐,哪能耐得烦。他倒好,一点也不恼,回复说:哈哈,师傅批评的是,改正。

就这一点,还像我个学生的样儿。

春节前的北京

任学路

春节前的北京城与平时不同
伴着闪烁的霓虹挂上了灯笼

大街上减少了忙碌的人影
路面上稀释了汽车的笛声

喧嚣让位给了久别的宁静
嘈杂也在悄悄地遁于无形

人们的心中充满了春风
脸上浮现着灿烂的笑容

所有的快乐元素全部调动
组构成地域性的淳朴民风

平日在外边奋斗的北京人

此时回归根在这里的家庭

平日在这里圆梦的外地人
在节前返回了自己的家中

家庭里都弥漫着满满的温情
准备着年夜饭那一桌的丰盛

新年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浓
节前的脚步走起来都轻松

这个时候的北京城
没有别的就是喜庆

过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
所有的中国人世代在传承

时间的脚步飞一般快,一眨眼工夫,一年就到头了,腊月来了!

腊月,宛如一个匆忙赶路的小媳妇,头顶蓝花花丝巾,手提竹篮,迈着细碎的脚步,扭着小蛮腰,从远处走来了。腊月来了,人们的心一下子收紧了,一年到头了呀!劳碌了一年,终于可以缓一口气,松泛一下子了。

远处近处一两声炮仗的钝响,让人的心莫名地收紧并激动起来。腊八是腊月的第一个节日。头一天晚上,母亲早在灶火里布好了硬柴,大铁锅冒着热气,锅里是早已在学校门前的碌碡上碾的腊八豆(被脱了皮的基本完整的玉米粒),还有皂角豆、云豆、蚕豆等平日常下不常下锅的大个儿豆子。锅底下的火是不能断的,必得用硬柴烧火,几乎要熬一整夜。案板上是母亲准备的腊八菜——切成小方块、脆生生绿皮白心的白萝卜、胡萝卜、自制的老豆腐,平日很难见到的从集市上割回来还冒着热气的猪肉,也被切成小块。这些腊八菜在小铁锅里被母亲温暖地烩在一起,只等熬好了便汇成成一锅美味的腊八粥。绝少不了的配菜是蒜苗和茼蒿,蒜苗青似小家碧玉,茼蒿水灵硕皮如小姐的丫鬟,而在硬柴火上煮了一晚的腊八豆像极了铁骨铮铮的武士。清晨,煮了一晚的腊八粥,将腊八菜往进一余,蒜苗茼蒿往上一撒,满屋子满院子,甚至满村子里都是浓浓的香味。左邻右舍端一碗送过去,你家的我家的互相品尝。孩子们高兴地端着碗,顾不上吃一口忙不迭地去果树边,嘴里念念有词:“杏树杏树吃腊八,过年给娃娃结疙瘩。”而那些没有放菜的腊八豆则放进瓦罐里,一夜工夫就冻成了冰块。

过了腊八,四五里外镇上的集市一天热闹起来,本来是逢初三、初六、初九的集,腊八过后,天天都是集了。自家地里种的萝卜、白菜、红薯、生姜、良姜等等也会拉到集上去卖,换回钱好好过个年。

母亲忙着给孩子们缝制新衣,我们这些小屁孩几乎每天都要拉着母亲的衣襟问,还有几天就过年了?母亲不厌其烦,我们也不厌其烦,心有灵犀地乐此不疲。

在一天天的期盼里,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腊月第二个节日——祭灶隆重登场了。腊月二十三是小年,民间称为祭灶。午饭后,母亲就发好面准备烙饼了。烙饼的柴火得是麦草,这样烙出的饼筋道、厚实又酥脆。饼烙好了,先献给土地神,神位两边贴着“上天言好事,下地降吉祥”对联,点上灯,将黄表纸点燃,嘴里默念着感恩及期盼神仙来年为一家送足粮食之类的好话。

过了小年,集镇一天到晚人山人海、络绎不绝。我们或跟着大人,或集结小伙伴一起去集镇,大大小小的,在喜悦里匆忙着,在匆忙中喜悦着。

腊月二十四,一大早,母亲便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搬到院子里,给扫把绑上一根长长的竹竿,要扫灰钱了,这是一年一度的彻底大扫除。全家男女老幼都派上了用场。家里的东西堆了一院子,从没想到家里竟会有这么多东西。妇女孩子负责给家什擦洗,有力气的男人扫灰钱,老人则坐在大师椅上管管散了一院子的东西。全家角落落清打扫完,母亲命我去挖“白土”。我便提上篮子,去村头那堵年代久远的土墙上挖土,那里的土的确白。白土倒在盛着水的大瓷盆里,泡一个时辰,便能粉刷了。刷过的锅台和炕围真的是旧貌换新颜。扫灰钱是一个大活儿,得忙整整一天。

腊月又一个大工程来了,那便是蒸年馍。晚上母亲将硕大的瓷盆洗干净,将面和好。没到天亮,面就发好了,一家人便忙碌起来。烧火的、揉面的、调和的、收拾算子的、准备蒲盆的。第一锅馍出锅,先端一盘献给灶神,再往门后的挡板上放一个,至今我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,但家家都这样做。我负责往锅里搭馍和馍熟了提馍,我个子小够不着就站到小凳子上。一次搭八个算子,锅沿上要摆两个草圈才能放完。两个大蒲盆准备停当,一个放花馍,一个放包子。花馍就是白馍上面用密实的梳子扎上花纹。包子有豆沙馅、油面馅、肉馅、芝麻核桃红糖馅,正月走亲戚要提包子。最后一锅是花馍,各种花形繁复地摆在一起,用五颜六色的食用颜料和大枣点缀,这是要敬献给各位家神的,不能食用。蒸年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,要从早晨蒸到天黑。

一整个腊月最忙碌的就是母亲。她除了做这些,还要拆洗被褥、缝被褥,一家人过年的棉袄、棉裤、棉鞋、套袖都得她一针一线地缝制,母亲常常哼着秦腔做这些琐碎的事情。最清闲的就是村上忙碌了一年的汉子们,他们常聚在村口丢双、下棋或闲谈。小孩子们你追我赶地满村里疯跑,狗也跑前跑后,尾巴摇来摆去。

腊月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走着,一直走进了除夕里。这一天,腊月就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待嫁女子,要把自己蜕变成新年的了。在一声巨响似一声的爆竹声中,腊月走进了新年!

腊月二十三,祭灶隆重登场了。腊月二十三是小年,民间称为祭灶。午饭后,母亲就发好面准备烙饼了。烙饼的柴火得是麦草,这样烙出的饼筋道、厚实又酥脆。饼烙好了,先献给土地神,神位两边贴着“上天言好事,下地降吉祥”对联,点上灯,将黄表纸点燃,嘴里默念着感恩及期盼神仙来年为一家送足粮食之类的好话。

过了小年,集镇一天到晚人山人海、络绎不绝。我们或跟着大人,或集结小伙伴一起去集镇,大大小小的,在喜悦里匆忙着,在匆忙中喜悦着。

腊月二十四,一大早,母亲便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搬到院子里,给扫把绑上一根长长的竹竿,要扫灰钱了,这是一年一度的彻底大扫除。全家男女老幼都派上了用场。家里的东西堆了一院子,从没想到家里竟会有这么多东西。妇女孩子负责给家什擦洗,有力气的男人扫灰钱,老人则坐在大师椅上管管散了一院子的东西。全家角落落清打扫完,母亲命我去挖“白土”。我便提上篮子,去村头那堵年代久远的土墙上挖土,那里的土的确白。白土倒在盛着水的大瓷盆里,泡一个时辰,便能粉刷了。刷过的锅台和炕围真的是旧貌换新颜。扫灰钱是一个大活儿,得忙整整一天。

腊月又一个大工程来了,那便是蒸年馍。晚上母亲将硕大的瓷盆洗干净,将面和好。没到天亮,面就发好了,一家人便忙碌起来。烧火的、揉面的、调和的、收拾算子的、准备蒲盆的。第一锅馍出锅,先端一盘献给灶神,再往门后的挡板上放一个,至今我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,但家家都这样做。我负责往锅里搭馍和馍熟了提馍,我个子小够不着就站到小凳子上。一次搭八个算子,锅沿上要摆两个草圈才能放完。两个大蒲盆准备停当,一个放花馍,一个放包子。花馍就是白馍上面用密实的梳子扎上花纹。包子有豆沙馅、油面馅、肉馅、芝麻核桃红糖馅,正月走亲戚要提包子。最后一锅是花馍,各种花形繁复地摆在一起,用五颜六色的食用颜料和大枣点缀,这是要敬献给各位家神的,不能食用。蒸年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,要从早晨蒸到天黑。

一整个腊月最忙碌的就是母亲。她除了做这些,还要拆洗被褥、缝被褥,一家人过年的棉袄、棉裤、棉鞋、套袖都得她一针一线地缝制,母亲常常哼着秦腔做这些琐碎的事情。最清闲的就是村上忙碌了一年的汉子们,他们常聚在村口丢双、下棋或闲谈。小孩子们你追我赶地满村里疯跑,狗也跑前跑后,尾巴摇来摆去。

腊月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走着,一直走进了除夕里。这一天,腊月就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待嫁女子,要把自己蜕变成新年的了。在一声巨响似一声的爆竹声中,腊月走进了新年!

时光中的小院

朱佩君



一场大雪无声无息地悄然来临,瞬间将我的农庄小院装点得银装素裹。我抬头仰望望着这北京的夜空,思绪万千。洋洋洒洒的雪花如白羽毛般在空中舞动,晶莹剔透,婀娜曼妙,与庭院的灯光交相辉映,呈现出诗一般梦幻的意境,仿佛奏响了一曲欢快迎春的圆舞曲,湿润了我的乡愁,脑海里回放起那些年我曾住过的小院。

我的家乡在三原,是陕西著名的文化大县。幼年生长在乡村舅舅家的我,直到一九七五年,我七岁那年才回到县城上学。

那年代,县城居民的住房是由房管所统一安排,我们家居住的院子叫杨家院,位于县城关镇盐店街丁字口。杨家院历史悠久,民间流传着“先有杨家院,后有三原县”的说法,是一个有故事、有底蕴的院落。

杨家院坐西面东,分为南院和北院。我们家住在北院,北院里住着六户人家,他们在不同的单位上班。当踩着石砖铺砌的小巷,走进北院,最先看到的是一个葡萄架,再进去便是南北相对的两排厢房。顺着凸凹不平的小窄巷走到头,便是我们家。

南院有个小姑娘叫刘建,聪明活泼,是我最好的玩伴。她父亲在盐店街上的寄卖所上班。那时候,我俩常常溜进寄卖所去偷看那些个稀奇的玩意儿。有变了形的旧高跟鞋,老式摇把电话,有着喇叭花型的留声机,烟袋锅子上镶嵌着翠绿色的小烟嘴,还有镶着金边的茶色老石头镜,两个镜片圆溜溜的……那些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清晰。

南院的厢房里住的是中山街小学的音乐老师,也是我的音乐老师——周老师,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。因为周老师的教学方法

大守旧,所以学生们都没大感兴趣。直到有一天,来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宗老师,课堂上顿时沸腾起来。他风趣幽默,多才多艺,“我家小弟弟,半夜笑嘻嘻,问他笑什么?梦见毛主席。哈哈——哈哈——梦见毛主席。”轻快的手风琴伴着洪亮的歌声,一下征服了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。相形之下,周老师难免会有些失落。老爸晓得此事后,便把周老师请到我们家,一小盘花生米一壶小酒,他俩围在火炉边促膝长谈。

北院最美的地方当属我们家门前的那一片花园了。有鸡冠花、大丽花、菊花等草本花种,还有一棵漂亮的大石榴树。小时候淘气犯了错,难免会被老爸揍一顿,后来学机灵了,一瞅见老爸要发火准备抓笤帚时,我便“嗖”地转身就跑,然后猴子般敏捷地爬到石榴树上。老爸怒气冲冲地站在树下,用笤帚把儿指着我厉声喝道:“快给我下来!”我站在树枝上,挥舞着小拳头,一副顶强不屈的样子,还唱了起来:“打不死的吴琼华,我还活在人间……”惹得邻居们捧腹大笑,老爸也被气得哭笑不得。

小院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,相处得其乐融融。葡萄熟了的时候,南院的刘伯伯就会把剪下来的葡

萄挨家挨户地送去,让大家品尝。石榴收获的季节,大家总是开心地一起采摘。父母下乡演出时,邻居叔叔阿姨时常关照我们姐弟,谁家做好了吃的都给我们送来。小院里的孩子还成立了学习小组,进行学习竞赛,也争做好人好事。春天,我们一起给学校的猪圈打猪草;夏季,

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和大人一起“除四害”,包括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蟑螂,我们还一起给县里的纸箱厂糊纸盒。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,没有网络,没有游戏,更没有MP3、没有手机,除了偶尔看看剧场演出的秦腔戏和各类文艺宣传队的节目外,收音机“小喇叭”里的孙敬修爷爷是我们童年最亲切的朋友。每当“喳喳啞啞、喳喳啞啞、喳喳啞啞”的声音响起,孙爷爷就开始讲故事了。下午三点四十,小伙伴们拿着小板凳准时围坐在花园里的石板桌前听“小喇叭”,这个画面如旧照片般被定格在那个年代,封存我的记忆中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祖国唱响了春天的故事,人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

一九八二年,是我考上省艺术学校的第二年,我家搬出了杨家院,被重新分配到东关体育场对面的老式四合院居住。两间平房,一间小厨房,房子宽敞了,爸妈脸上笑起来:“打不死的吴琼华,我还活在人间……”惹得邻居们捧腹大笑,老爸也被气得哭笑不得。

小院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,相处得其乐融融。葡萄熟了的时候,南院的刘伯伯就会把剪下来的葡

萄挨家挨户地送去,让大家品尝。石榴收获的季节,大家总是开心地一起采摘。父母下乡演出时,邻居叔叔阿姨时常关照我们姐弟,谁家做好了吃的都给我们送来。小院里的孩子还成立了学习小组,进行学习竞赛,也争做好人好事。春天,我们一起给学校的猪圈打猪草;夏季,

我们好奇地睁大眼睛瞅着眼前这神奇的物件。老爸兴奋地说:“我喊开始,你们就说话。预备——”我紧张地屏住呼吸,“开始!”老爸大喊开始,你们就说话。预备——”我紧张地屏住呼吸,“开始!”老爸大喊开始,你们就说话。预备——”我紧张地屏住呼吸,“开始!”

穿峡瀑水无迹辙,沧桑几经成蹊。林木不知岁月久,杂花处处舞婆娑。天外青山深几重,山中人家勤耕农。艳阳秋柿点丹砂,扶疏霜林泛醉容。朝晖夕阴幻化景,诗文可述画难形。美哉太行难名状,亘古霜雪化精灵。我见太行如如来,太行知我有画才。濡墨应汲四海水,于无声处诉真宰。但知人老山未老,岭上白云久徘徊。我与太行足情愫,曾存远志蓄高怀。画堂冥想梦中山,眼前尽现华严天。推窗遥望山前月,山色我心入皎然。太行山巅曾醉酒,画里山川任笔走。从此我心无羁绊,太行助我鬼神手!

太行颂

田玉洲

盘古开天挥巨斧,辟出太行势突兀。立地冲天接霄汉,腾龙如龙奔若虎。苍莽峻伟气磅礴,岭峦隐现或可睹。巍峨绵延几千里,晋冀陕豫分界土。朴素野拙成大奇,破雾扶风和云著。天地含浑充正气,日月同功造乾坤。群山列帐虎牙错,氤氲阻日竟攀附。盛势倾翻天河水,壮气如聚百万卒。苍崖峻峭连天都,碧峰百层难记数。含云奔壑赴清虚,浩气排荡凝空谷。湿黛丹壁浓于朱,高坡堆锦绿云簇。峻若绝壁望千寻,远岫遥指入虚无。众山负势与天厚,排云推浪泻江河。盘旋列阵何壮哉,璞玉浑金莫磨琢。



灯下漫笔